

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

陈 珏译

A SELEC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I-FI

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

陈 珏 译

宝 文 堂 书 店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译的八篇科学幻想小说，是当代美国科幻小说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大都是经过评选获得过各种科幻小说大奖的优秀作品，普遍受到世界读者的欢迎。本书中的三个中篇：《钢窟》是著名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力作，描写未来世界由于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原因，把城市建筑得有如钢铁的洞窟，从而产生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傀儡主人》是科幻小说“四大巨子”之一的海因莱因的名作，展示了未来世界的人类为了抵抗外星人的入侵而进行的生死搏斗；《霜与火》是当代科幻作家勃雷德伯里象征主义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写的虽然是宇宙旅行，但别开生面，不落俗套，不但富于科幻小说的“神奇感”，而且处处闪现主流文学的严肃境界。其余五个短篇，也各具特色，故事跌宕曲折，动人心魄。本书不但向读者提供了可资欣赏的文学作品，也向科幻小说作者提供了研究参考的丰富资料。

封面设计：陆大胜

插 图：张 恢

责任编辑：吴 越

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280000 开本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13.5 插页2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ISBN 7-80030-086-2/I·53

定价 3.65 元

序 言

郑文光

一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八篇科学幻想小说，是从浩如烟海的当代美国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科幻小说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叶。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因》出于著名英国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之手，中经艾德加·爱伦·坡、儒勒·凡尔纳和赫伯特·威尔斯，到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作家、每年创作数以千计作品的新型文学样式。

对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是美国的雨果·根斯巴克（如今，有一项科幻小说大奖，每年奖给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其名称就叫“雨果奖”）。他于1926年创办了专门的科幻小说杂志《奇异故事》，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幻小说很快迎来了“黄金时代”，七十年代，

又迎来了“新浪潮”；到今天，当代的优秀科幻小说，以其独特的题材、独特的手法、独特的意境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风靡于世界，在千千万万读者当中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遍及全球的“科幻热”。成千成万“科幻迷”，往往结集成“科幻迷俱乐部”、“科幻迷之家”。这些情况都大大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

科幻小说发展到今天，毫无愧色地在文学殿堂占居一席之地。许多优秀的科学幻想小说已经可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行列。

我国翻译外国科幻小说始于伟大的革命文学先驱鲁迅。1905年，他还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把儒勒·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译为中文出版。解放以后，五十年代，我国出版界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一批作品，还有赫伯特·威尔斯、阿·托尔斯泰以及苏联的一些优秀科幻小说。最近几年来，西方当代的科幻小说也陆续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眼界，对我国科幻小说界学习和借鉴这一外来文学样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深深感到，这几年来我们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品是良莠不齐的。现在，外国出版的科幻小说作品，单是美国一国，每年就有上千种，其中相当多充满色情、神怪、离奇、怪诞和追求商业价值的流行小说，要在大量这类作品中选出真正具有文学价值和科学启发价值的作品来，实在需要花费不少力量。陈珏同志是一位年轻的译者，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就是近一年来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

这里辑的三部中篇和五个短篇，分别代表了当代美国科幻小说的一些流派。

《傀儡主人》的作者罗伯特·海因莱因,和《钢窟》的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四大巨子”中的两个。

什么是科幻小说“黄金时代”呢?

三十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大都发表在廉价杂志上,虽然故事奇幻而耸人听闻,吸引了不少读者,其思想艺术价值却并不太高;甚至,少数劣作还有宣扬凶杀、怪诞、色情的倾向。三十年代末,形势有了根本的转机。当时,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1910—1971)接编了具有相当影响的《惊奇》科幻杂志(Astounding SF),大力提倡科幻小说的社会化和文学化,于是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幻作家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群星灿烂的局面,史称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有“四大巨子”,即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西奥陀尔·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1918—)和范·沃格特(A.E. Van Vogt,1912—)四人。他们的作品都是借助于一个幻想世界的描述,对社会和人性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科学幻想小说由流行文学脱颖而出,进入了正统文学的殿堂。对于阿西莫夫,中国读者是十分熟悉的,其力作《我,机器人》已经翻译出版,《银河帝国三部曲》也即将翻译出版。《钢窟》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都在上述诸作之上。小说描写了未来世界由于环境污染、人口高度密集等原因,城市建筑得有如钢铁的洞窟。居住在“宇宙城”中的一名科学家被暗杀了,于是机器人德尼尔和地球人巴利合作破案。但是这部小说却不是一个侦探故事,它只是以破案为线索,写的则是机器人心理学,是和阿西莫夫其他机器人

科幻小说一脉相承的。它贯串了阿西莫夫作品一贯的构思严谨、故事情节生动等特点,同时,在刻划人物方面,《钢窟》又胜于他的其他机器人作品。《钢窟》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方面的描述,也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作品中充满了怀旧主义的情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股思潮,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物质文明发达,但是人的精神空虚,因而产生对过去生活的怀念、留恋之情。这,也反映了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社会病。

罗伯特·海因莱因在我国介绍得比较少,他对于当代科幻小说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因而曾连获1956年、1960年、1962年、1967年的“雨果奖”。他创立了“未来历史”(Futre History)的新题材,引得后来的作家竞相仿效。他的文字风格溶汇俚语、格言、技术名词于一炉,堪称独特。他的人物都是知识广博的干练之士,成为科幻小说中别具一格的形象。他总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爱和憎。海因莱因是一位成熟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科幻作家,不少后起的作者师承其笔法,开一代科幻小说之文风。《傀儡主人》为海因莱因的重要中篇之一,展示了未来世界的人类为了抵抗外星人的入侵而进行的生死搏斗。故事跌宕曲折,峰回路转,写得动人心魄;人物塑造也富有特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老头子”、玛丽和“我”,都是铁骨铮铮而又真实可信的英雄,大有著名当代美国主流文学大师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2)笔下的“硬汉”人物的气概。他们面对环境的各种压力,决不屈服;由于这些压力在科幻小说中带有宇宙的规模,因此比之海明威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令人感到荡气回肠,心折不已。国际上以外星人为题材的科

科幻小说向来分为乐观主义派(Optimism)和悲观主义派(Pessimism)两大类。前者认为外星人是善良的天使,能携人类早进大同;后者则断定外星人为凶狠的恶魔,将迫使地球人类沦为奴隶。《傀儡主人》中的外星人属恶魔类型,但最后却为人类击败,不仅被逐出地球,而且人类将乘胜追歼,灭其老巢,永弥战祸。故事在人类誓师追歼、飞船升火待发之际,嘎然刹尾,真是令人心往神驰。小说把玛丽和“我”的真挚含蓄的爱情插曲,写得楚楚动人。西方科幻评论家认为《傀儡主人》中的“外星人”,是一个隐喻性的形象,其实集中了人类对死亡和异化的恐惧,而小说中对国会始终拒不相信外星人入侵的描写,则又是现实西方社会偏执狂心理在科幻小说中一种曲折反映。作者研究并批判了这一反常心理。美国最近出版的《科幻小说百科全书》(The SF Encyclopedia)指出,《傀儡主人》是“五十年代偏执狂题材科幻小说的第一流的例证”。由此也可见,科幻小说是一种以曲折反映现实为特征的文学样式。

“宇宙旅行”(Space travel)是科幻小说的最为流行的题材,也最容易写得落入俗套。著名作家雷·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 1920—)的中篇小说《霜与火》(Frost and Fire)即以此为题材。但由于溶合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Utopia and Pystopia)题材,并采用了“象征主义”(Symbolism)手法,写得别开生面;不但富于科幻小说的“神奇之感”(Sense of Wonder),而且处处闪现主流文学的严肃境界。雷·勃雷德伯里不仅以科幻小说著称,而且在主流文学界极负盛名。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小镇,那儿明净朴素的风光韵味就一再为他日后的小说所津津乐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

个“科幻迷”，三十年代末受到科幻活动家 福雷斯特·阿克曼 (Forrest J. Ackerman, 1916—) 等人的帮助，成长为科幻作家。四十年代初，勃雷德伯里的风格开始形成：诗意和象征主义——成了他的科幻小说的巨大特色。1950年，勃雷德伯里发表系列小说《火星纪事》(Martian Chronicles)，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的小说从此进入了主流文学的报刊。他的三百多篇小 说，大多在文学刊物上发表。雷·勃雷德伯里是世界科幻作家中在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人物。雷·勃雷德伯里的小说有几大主题：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畸形繁荣的深深反感，对宁静明丽的小镇生活的无限向往，淡淡的乡愁，步入中年以后追怀失去的青春时茫然若失的情绪，以及人世间假面具的危险与诱惑。一般公认，勃雷德伯里的创作全盛时期介于1946—1955年之间。这段时间，他发表了长篇名著《华氏四百五十一度》(Fahrenheit 451)，奠定了他作为当代大作家的地位。六十年代以后，勃雷德伯里的声望仍日见增高。至今，已有八百部文献收编过他的条目，一百一十部著作专门研究他的生平创作。他的不少小说还曾搬上银幕，饮誉世界影坛。

《霜与火》是雷·勃雷德伯里的六十年代的作品，功力深厚，技巧纯熟。作者臆想宇宙间有一个无名的星球，那儿白昼酷热，烈焰把万物炙为灰烬；夜晚严寒，霜雪又将一切冻成冰块；只有黎明和黄昏，无名星球的气温才不冷不热，顿时万物生长，百花齐放。由于冷热交替的迅速，星球上生命的新陈代谢快得不可思议。人类的几艘宇宙飞船失事，坠落到这颗星球上，劫后幸存的人们藏身山洞，躲避烈焰与冰霜；但是，新陈代谢的加快，使人类的生存周期缩短到八天：两天童年，两天

青年，两天壮年，两天老年，然后就是死亡。人类落到了这步境地，就只顾抓紧分分秒秒，尽情地寻欢作乐，甩却道德、友谊、对知识的追求和生活的使命。从此，人不成其为人，代复一代在这个可怕的星球上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这时，主人公西姆出世了。他是勃雷德伯里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立志要拯救人类，改变可怕的命运。他摒弃了欢乐，在老科学家的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艘完好的飞船，又经过种种历险，使人类飞离了那个可怖的星球。作者以无名星球象征逆境，芸芸众生象征兽性，西姆象征人性，他的敌人契思象征邪恶，他的女友莱特象征纯洁，老科学家象征智慧。这群象征性的人物之间展开的冲突与斗争，揭示了“人性必须在逆境中战胜兽性”的主题。这篇小说还有两大十分重要的特色：第一，小说交织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大题材，无名星球是一个“反乌托邦”（即不理想）社会，而人类终于摆脱了它的羁绊，飞向“乌托邦”（即理想）社会。虽然看来是写宇宙空间，其实象征着今天的人类社会，寓意十分深刻。其次，小说既充满了诗情画意，又带有青春易逝、茫然若失的氛围，正好反映了勃雷德伯里创作风格的两个侧面。整部作品文词优美，描写细腻，充满诗意。作者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看到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性的异化。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个别“超人”的自我奋斗上，却看不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在作者看来，“众生”是浑浑噩噩的，只有西姆这样超凡入胜的“英雄”出来充当“救世主”，群众才得以解放。这，充份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狐狸与森林》(Fox and Forest)是勃雷德伯里的早期短篇力作，它综合了“时间旅行”(Time Travel)、“反乌托邦”

和“战争与武器”(Weapon and War)三大经典科幻题材,描写一对未来国的夫妇为避战祸,逃到1938年的墨西哥隐姓埋名。不料,未来国的搜索队员循踪而至,一场跨越世纪的追捕与逃亡紧张地展开,最后,夫妇两人被捉拿归案,带回二十二世纪。小说情节十分精彩,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对墨西哥乡间小镇氛围的描摹富有异国情调,像是一幅水彩风景画。这篇小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雷·勃雷德伯里的风格。蕴含诗意,淡淡的乡愁,死亡的主题,以及美国中西部小城镇风光(这里以墨西哥小镇作为借代)——一切历历尽收于读者的眼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色彩斑斓的画面底下隐匿着对西方社会的深深绝望,充满强烈的怀旧情绪,通过墨西哥宁谧生活的景象反衬西方未来的“反乌托邦”社会——以战争为业的未来国——的黑暗与残暴。那么,倘使故事改换一个结局——这对夫妇没有被抓回未来,而得以侥幸隐居在1938年——又将如何呢?是不是能够就此逃脱战争?也不能!因为1938年墨西哥的歌舞升平纯系假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作者的寓意是深刻的,他对帝国主义争霸战和西方社会的现实都十分绝望。这篇也像作者他其作品一样,反映了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

如果说上面几篇情节曲折、带有象征主义色彩和“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都是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图画,那么,罗伯特·希克利(Robert Sheckley,1928—)的《密探的故事》(Spy Story),则可以说是一幅幽默轻松的速写。希克利是美国当代负有盛名的讽刺科幻小说作家,擅长写短篇,1952年发表处女作《最后一次考试》(Final Examination),就此开始了多产作家的生涯。他的小说风格独树一帜,幽默感至为辛辣;

情节转折突兀，读之方觉山穷水尽，忽又柳暗花明；行文轻快流畅而又机智，着意刻画本世纪末西方社会生活的黯淡画面。近年来，希克利的小说发表不多，质量却始终很高，并且风格越来越倾向于“荒诞派小说”(The Absurd Stories)，接近于同类主流文学作品的水平。《密探的故事》是希克利的隽永的短篇之一，文字清新流畅，寓辛辣的嘲讽于轻松的幽默之中。小说属于“外太空”题材，叙述未来的世界里，主人公为了躲避密探无休无止的追踪，逃往太空；然而，遥远的外空，也不乏化装成美女、教授、农夫、无赖的密探们的足迹，主人公躬耕田畴，无所作为，但还是终日陷身于密探的重重包围之中。结尾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密探们为主人公的其乐陶陶的田园生活所感化，终于弃暗投明，与主人公一起建立了一个没有密探、自食其力的世外桃源。故事借助科学的想象，对西方现实生活中的特务政治进行了哈哈镜式的无情鞭挞，虽说是科幻小说，仍处处流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

理查德·格曼(Richard Gehman)的《机器》也是一篇讽刺性科幻小说，但其风格与希克利迥然不同。在这篇作品里，没有色彩绚烂的“外太空”、神奇变幻的外星人，也没有智慧无穷的机器人，而只是写了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为了打破平凡单调的机械生活而“开玩笑地”建造了一台“什么也不生产的机器”，但却被人误认为是一台高功效的原子能机器，弄得困境百出，无法自拔，女友反目，亲人被困，最后只好砸了机器了事。这种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手法，十分类似于马克·吐温。因此，美国文学评论界也称理查德·格曼为“科幻小说界的马克·吐温”。

这篇作品给我们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科幻小说在展示

现实生活方面有多么丰富的表现力！它完全不亚于一般的主流文学作品。它描写的也是主流文学所千百次地描写过的现实场景，但是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魅力。作者仅仅是写出一场空虚无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演出的闹剧吗？我认为不只是这样。作者笔锋所及，显然是对整个由机器控制人类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讽刺和嘲弄，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相比，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现实主义科幻小说——或称科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

短篇科幻小说《未来的惊涛》(Coming Attraction)的作者是弗里茨·莱伯(Fritz Leiber, 1910—)——一位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科幻作家，西方“幻想派科幻小说”(Fantasy SF)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芝加哥，曾精研物理学和心理学，又攻读技术课程，从事过杂志编辑、戏剧讲师等等多种职业。他的作品极为接近主流文学。莱伯的小说常写所谓“时间悖谬”(Time Paradoxes)和“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题材，醉心于探究一些科学上暂时还不能解释的神秘现象，因而具有十分浓烈的幻想色彩。他是科幻作家，但更是现代的幻想作家。五十年代初期，他转向社会讽刺科幻小说的创作，风格与希克利恰恰相反。希克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酣畅淋漓，快人快语；莱伯却氛围凝重，爱用深刻隐晦的隐喻，动人心魄的暗示，初读似觉平平，究其底蕴，琳琅满目。他的讽刺科幻小说的顶峰就是《未来的惊涛》，雕镂出一幅未来的美国的颓废的图画，曾被著名科幻作家兼编辑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 1936—)誉为本世纪“十五科幻小说名篇”之一。莱伯又是全世界科幻作家中获奖最多的一位大师，共荣获六次“雨果奖”(Hugo Award)，

三次“星云奖”(Nebula Award)和四次“幻想奖”(Fantasy Award)。

《未来的惊涛》以假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为场景,描绘了社会的解体,人性的堕落,精神的无所适从。原子放射线引起人体的遗传突变,变成丑陋不堪的怪物;人类的神经歇斯底里,生活茫无目标——在莱伯的笔下,美国的未来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小说通篇紧紧扣住一张带有象征意味的假面具,推动情节层层发展,通过意识流的方法,抓取一个个闪念,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法既真实可信,又光怪陆离。作者笔下的背景是未来,人物也是未来,却有一种紧迫的现实感,仿佛一切历历如在目前,虽然幻想色彩强烈,又不乏批判现实主义深度。小说里发人深省的隐喻随处可见,把美苏争霸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揭露得淋漓尽致,令人毛骨悚然。这也是一篇典型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作者把未来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怖,人间美好的东西摧残殆尽,人性沦丧,令人瞠目结舌。这里也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对人类前途的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让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腐朽、精神空虚的一面,是不无教益的。

《踪迹杳然的少女》是一篇小品式的科幻小说。作者福雷斯特·阿克曼(Forrest Ackerman,1916—)是当代世界科幻界最著名的人士。他除了本人是个科幻小说作家外,还大力培植科幻小说创作队伍,他对科幻小说的搜集之丰,使他得了“世界上第一号科幻迷”的绰号。《踪迹杳然的少女》写的虽然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隐身人题材,却以具有抒情诗般的风格而取胜。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侧面,由于金钱拜物教,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十分稀薄,因而格外

值得珍惜。少男少女的邂逅，虽然一方是隐身的，但仍然给对方留下值得珍视的记忆。

从这八篇美国当代科幻小说里，可以看出科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强大而丰富的生命力。它用曲折的笔触、幻想的境界和一种扑朔迷离的意境展示了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刻画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它将愈益发出诱人的光辉。那种力图把科幻小说贬低为打斗、侦探、怪诞、刺激的流行小说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

我国科幻小说起步较晚。虽然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有少数人写过为数不多的作品，但真正获得初步繁荣，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给中国人民思想上的解放，把康生之流对于科幻小说的种种攻击和诬蔑推翻了，科幻小说才在中国文坛上真正占了一席之地。

由于我国的科幻小说还十分年轻，创作水平不高，有的作品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诸如渲染凶杀、怪诞、不恰当的爱情描写、脱离生活胡乱编造情节等等，因此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批评，这是值得文学界重视和深思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份批评是由于不了解科幻小说的特性和社会功能而引起的。有的批评者要求科幻小说去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例如要求描写机器人的小说去介绍机器人——微处理机的工作原理；或者指斥描写冰冻数十年后人体可以复活的科幻小说为没有科学

根据,等等。我想,“科幻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科普读物”这一观点还有必要大大宣扬,否则,科幻小说在我国就得不到前进和发展。

最好的宣传是介绍优秀的作品。如前所述,当代外国科幻小说,虽然也有不少糟粕,但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确实可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而毫无愧色。这些作品对我们中国科幻小说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当然,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差异,外国作品,即使是其中最优秀的,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为我们所完全接受。但是我们可以吸收其精华,也就是说,把世界科幻小说宝库中诸如科学幻想的设计、表现手法、神奇色彩、哲理内涵、文字简洁明快和清新的气息、对社会生活的折光镜的描写等等,让我国的科幻小说作者学到手,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对于我国文学界和评论界来说,也有一个提高鉴赏水平的问题。当然,由于外国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互异,生活方式也很不一样,我们不一定能全盘接受外国的文学艺术,包括科幻小说——也许我应当说,尤其是科幻小说。因为,我国科技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我国读者有时会把外国科幻小说的大胆、新颖、神奇的构思视之为不科学,荒诞。有些外国科幻小说所反映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易于了解的。比方说,怀旧主义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股十分强烈的思潮,成为遍及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社会病”。诸如此类的社会知识我们如不了解,也就不能正确看待外国科幻小说以至于其他外国文学作品。

就当前我国报刊发表的评论来看,我国某些人士对于科幻小说这个文学新品种还是十分陌生的。例如,有一篇评论竟

把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奉为机器人小说的金科玉律，其实这只是阿西莫夫的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独特的创作构思。假如别的作家也把这三定律奉为圭臬，就是重复了阿西莫夫的构思，就谈不到文学作品的创新问题了。又例如，科幻小说中的独特气氛、神奇感、传奇性和隐喻、暗示、象征主义手法，本来正是科幻小说作为文学体裁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地方，却往往被人视为荒诞无稽。其实，在世界文坛上，即使真正的荒诞派作品，也有其现实的内涵呢！现代派小说的各种手法，包括荒诞派的一些表现方法，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仍然是有其借鉴作用的。只要我们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吸收各个流派的长处来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又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文学和科学的爱好者来说，优秀的外国科幻小说无疑是有益的读物，在科学的启发性上，在对未来的驰想中，在对现实的西方社会的深刻的刻画和剖析方面，科幻小说都是独特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丰富我国青年读者的认识水平和文学素养。例如，我们常常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的，但科学技术则是十分先进的。读完本书所辑集的八篇科幻小说，我们就会明白，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仍然带有其不可缓解的矛盾症结。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而矛盾重重的社会所带给科学技术的，仍是重重的桎梏。这一点，我认为，对于今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也是富于启迪意义的。因此，优秀的科幻小说，不仅在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方面起到作用，甚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起着科学著作（更遑论科普读物了！）所起不到的作用的。